燈草和尚/第0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燈草和尚

◀上一回

第六回　綠衣郎花燭兩佳人　紅綵女風流兩奇事

下一回▶

楊柳撩情帶，芙蓉作意，西冷橋北第三家，重重珠幕遮，碧蓋浮香，嫩紅短帶，影斜鎖窗，莫遣來啼鴉，夜短且由他。

——《右調　巫山一段雲》

話說那長姑雖是一十六歲，也略略知道些風情了，聽見招贅女婿，十分歡喜。每夜睡到三更，似夢非夢，見面前來了個女子，來教道閨房樂趣。

長姑道：「想是仙姑解我年幼無知，故此百般教道。」

到了初八三更時，那女子公然走上床來，問長姑道：「如今佳期已近，你凡事未曉得，待拜堂之時，我也穿了官服，陪你一陪，方不失禮數，切不可大驚小怪。」長姑一一應了。那女子便也不去坐在長姑床。

話說楊官兒等到次日初更，黃昏戊時，只聽得大吹大擂，迎了女婿來掌禮，又先請了新人入座，然候一遍一遍唱了些吉歌喜調，請出新娘上堂行禮。初時出來也只長姑一個，驟然間，旁邊又有一個身材容貌與長姑約略相同，那風流卻比長姑還勝幾分。楊官

兒夫人並親友及暖玉一班丫環無不大叫詫異。只聽得長姑說：「不要大驚小怪，這是我認的人，他來陪我拜拜亦有何妨。」

那李可白見兩個那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也不知什麼緣故，拜完了堂，送入洞房，外堂酒闌客散。

夫人對楊官兒道：「這個女子定然是個妖邪，且莫說破，看他如何？」

楊官兒點頭道：「是。」

到了半夜，那兩個長姑並辨不出那個假的。楊官兒夫妻只得收拾去睡覺，叫伴娘打點新人安睡成其好事。李可白原是久經花柳場中，急忙要上床雨雲。

長姑慌道：「我且躲在燈後。」

那女子低聲對長姑道：「待我且擋他頭一陣，免得你受苦。」

長姑是個孩子不好回言，任那女子同新郎床上去妥了。

長姑側耳細聽，只聽得李可白道：「快脫褲子，我等得急了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我是個處女，不可大猛浪，忍索忍索一會，想別弄進去的光景。」

長姑又一細聽，但聽他如十分痛楚，十分憐惜，你親我愛，如膠似漆的恩情。長姑雖是心動，但不好開口。

不一時，聽得那女子道：「我不是長姑，我是他的表姐。只因他是石女兒，故此我來替他，我叫他來，你試試便曉得了。」

李可白一度魂消，也不管長姑不長姑了，便道：「心肝，你已妙極，何必又試，不必驚他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你明白切不可對夫人說，叫我妹子沒趣。」

長姑聽了好生煩惱，忖道：「我明明不是石女兒，造言悅言，如今不來問你，且待三朝後與娘說過明白便了。」聽他直弄至四更，越弄越好弄的，新郎如癡如醉不肯下身來，只因頭一次把李可白弄了，後來能放能受，能緊能寬，再不叫他漏洩，又將陰中吐出的熱騷水，浸著麈柄，甘美不可言，所以拴住了新郎的心，至四更將盡，才完了事。

李可白下身來問那女子道：「快活不快活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快活不消說了，只是我失身於你，妹子又是石女，休要負了今日之情，別戀紅妝，使我空房獨宿，我決不放你。」

李可白道：「心肝乃天下第一個妙人，我年雖少也曾弄過幾十個女子，再無一個比你好了，我若不依你再與別個女子戲弄，不得善終。」

那女子滿心歡喜摟住道：「這才是我的親丈夫。」

李可白道：「你穿著小小紅衫兒，方才放心戲弄，如今不戲弄，脫了紅衫兒和你緊緊睡一覺罷。」不由分說，連那上面紅衫兒一盡都脫了，兩個交頭而眠，不覺東方大亮。正是：

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

且說長姑見天亮了，開門出去走到夫人樓上。女人小足原是走聲輕，走到房門邊，聽的夫人哼哼的叫：「心肝，你的本事比先大了，如今早起這一陣更覺粗硬了。不知我女兒這時候還同女婿弄不弄了。」

楊官兒道：「少年心性最好玩耍，就是女兒不弄，女婿亦不肯饒了他。」

長姑道：「娘，我在這裡多時了。」

夫人吃了一驚，急急披衣起來，只因夜裡花燭，次日新郎才來。夫人忙打點擺酒，不曾問長姑如何早起，料是年紀幼少害羞，所以不知長姑昨夜不曾與新郎沾身。那日前廳男客，後廳女客真忙到一更方才散了。大家收拾去臥，李可白依然到長姑房裡來了，

長姑卻不到自己房中，反到暖玉房中來，與他說昨夜事。

暖玉道：「何不對奶奶說？」

長姑道：「不好意思，且待三朝後再處。」

暖玉道：「等我與奶奶說。」

一直走到夫人樓上，見房門已閉，只得走下來對長姑道：「奶奶睡了，且待明早說罷，如今悄悄的到姑娘房門口，聽他們去。」

兩個走到外，只見房裡點的明晃晃，小丫環晴香在那裡服侍。

那女子吩咐道：「你後邊去睡罷。」

晴香應聲去了，只見那女子脫了全身衣服，只留一件小紅衫兒褲子。脫下露出光光肥肥的一道紅縫兒，李可白摟住親咀，抱到床上弄起來了。

長姑低低道：「難道我是這樣無恥，虧我這等歪，男子漢這樣淫婦還不疑心。」

暖玉也低低道：「莫高聲，看他如何？早起和奶奶說便了。」

只見那女子閉了眼，歪著頭，哼哼的叫：「心肝，弄的好。」

只見李可白抽上春下足以弄了二更，方才洩了。伏在那女子身上吁吁喘氣一會。

那女子道：「你且下來，等我小解了再和你弄。」

李可白下得身來，一個麈柄還是挺硬的。

暖玉道：「真好東西。」

不由的把手摸自己小戾上已濕滑滑的，說道：「我也要小解了。」就在天井裡解了。

長姑也解了。又來看時，只見李可白仰面在春杌上，那女子跨在他身上，淫戶正對著窗，一研一擦，一磨一轉，那陰口合合開開，緊緊縮縮，騷水流下如蟹吐沫一般，百樣騷淫，難抽難畫。

李可白道：「心肝，怎得如此風騷，不像個閨女了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癡男子，難道昨夜初會時，你還不知道我是破過身的麼？」說罷，又爬在李可白身上，將舌尖吐在可白口內，抽送下面，把麈柄弄硬，生門湊上，一口含住，只管研擦。

那李可白緊緊摟抱道：「心肝寶貝，快活煞我了。」看得暖玉淫心如焚，扯著長姑的手去摸他的陰戶，猶如小解一般的淫水流下。

長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

暖玉道：「小姐，你沒弄過，自然不知其中趣味。」

忽見那女子跳下身來，把口含住麈柄，舔咂一會，舔得李可白十分透意，閉著眼，啊呀啊呀的叫：「心肝！你這樣有趣，就是絕色娼妓也趕不上你。」

那女子抱起李可白來，自己又仰睡了，再用手拈麈柄塞入生門，抽聳一陣，忽然抱住道：「且住，我問你，大凡喜男風的卻是為何？」

李可白道：「我年幼在書房中，曾把小廝弄過，覺得裡面空空宕宕不見到底，畢竟不如戾好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不然，若是好，屁股比戾還好。」

李可白道：「心肝，如何知到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不要管，只要試驗後戶上便知好不好了，那時再與你計較。」

李可白果然摸他的後戶，光光滑滑一根毛也沒有，那縫兒緊緊密密十分可愛。

李可白不由分說便拭出麈柄。

那女子道：「待我下些唾沫。」口中吐出些唾沫，抹在屁眼上，憑李可白把兩股扳開，插進麈柄，慢抽浸抵，似緊還寬，弄到半個時辰，那屁眼裡面也一樣有淫水流出。李可白把麈柄抽出小半根來，緊緊抽拽，津津的流出一陣又一陣，竟如陰戶淫水一般。那女子哼哼的騷聲可愛。

暖玉笑對長姑道：「不想世上竟有此奇事，只怕老妓淫娼也到不得這般技藝如此奇特，真真少見少聞。」

長姑笑了一聲，那女聽見窗前有人偷看，故意做作百般淫態，哼哼的叫：「心肝，把指頭摸摸我裡面，前後都有花心的。」

李可白道：「陰戶裡面有花心的，難道屁眼裡面也有花心不成，我閱歷過多少女子，南風，從未聽見過，我到不信，待我一摸便知真假了。」

要知有無花心，再看下回分解。